

长篇史诗

诗之路

S I - N H I - R C

东方的童话

张 然 著

灵魂飘荡人躯壳／虎长出龙牙／看
那些诗歌的稻粱／美在内心激扬／
如花 一朵早夭凋零的花／花蕊有
愤怒的毒眼／泪水苏醒了／它是火
的妻子／没有知觉的透明咸水

○ 诗之路

东方的童话

○ 张

然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诗之路

——东方的童话

SHIZHILU · DONGFANGDETONGHUA

(鄂)新登字 05 号

诗之路——东方的童话

张 然 著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 张:12.25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0000 行

印 数:1—1100 册

ISBN 7-5354-1646-2/I·1284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序 一

谢冕

我的案头放着张然的万行长诗《诗之路——东方的童话》，同时还有一本他的专著《明星任你操纵——后现代主义与电子游戏》。这是一种有趣的并列，也是一种丰裕的组合：一边是史诗性的宏阔，一边是当下世情的喧腾。这些现象同时产生在一位年轻作者的身上，正雄辩地说明着如今的文化正在走向驳杂和丰富。

《明星任你操纵》一书说明张然的艺术思维是前卫的。他从后现代的角度观察和研究电子游戏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广泛引用了最新的资料，视野非常开阔，考察相当敏锐，论述甚为精到，它有力地证实着作者对当今文化流向的关怀。他是站立在他所生活的坚实的大地之上，他的思路既不玄虚且不缥缈。在这本书的最后，张然说了如下一段话：“电子游戏恰恰出现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进入游戏的时代，作为一种体现了时代潮流的娱乐方式，它的发生与发展成为了‘后现代性’的一面镜子。”这段话说明他对当前文化的观察有一种毫不隔膜的切实感受，这在当前多少有点浮华的学术界，显得非常可贵。

《明星任你操纵》为我们理解和评价《诗之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虽然《诗之路》是一部规模巨大、阅读起来还存在着某种困难的书，但的确又是一部与当前“游戏时代”的惯常姿态迥异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游戏”绝缘的书。这里凝聚着长诗作者的睿智和庄严，一种带有历史和哲学思辩的厚重感，洋溢在它的浩瀚的诗行之中。

中国现代诗歌走过了一段漫长的畸曲的路，曾经有过的从内容到表现的一律化窒息了诗的发展。只是到了“文革”动乱的结束，由于新的艺术潮流的冲击，这才开始了一个多元共生的诗时代。从那时到现在，虽然不时还有干扰，但诗歌发展的总的状态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为现代诗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艺术经验，加上这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多变，则为诗人们提供了同样丰富的情感资源，这一切均为我们此刻看到的规模宏大的诗的出现作了准备。八十年代后期海子和骆一禾作为两位先行者，曾为现代史诗性作品的实验迈出了有力的一步。海子的《传说》、《太阳》、《弥赛亚》，骆一禾的《世界的血》、《修远》、《屋宇》都留下了他们史诗追求的足迹。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然的《诗之路》出现了。思路的开阔、想象的自由、积蕴的广厚、艺术的娴熟，是张然这首长诗产生的坚实的基础。就这样，《诗之路》作为一座巨大的诗的建筑，就矗立在这样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之中。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结构的宏伟，它以一个虚构的古老王族的历史命运的叙述为主线，贯串着纯粹诗性的思考。这种思考的基本特征是广泛而抽象，涉及人性善恶、世情盛衰、历史进退等基本命题。历史太久远，神话太虚玄，故思考乃是混沌而不知其终始的，到底也还是给人们留下惶惑和疑惧。

长诗从蛮荒时代写起，那是人类的初始，敲燧石和钻木取火应当是非常遥远的故事了，同时却又映现和飘散着寒食节的夕阳和轻烟，仿佛又指向了中国文化具体氛围。长诗一开始就出现似是确定却又十分含混的“胡人的女儿”，它总是在历史背景上进行着确指和虚构之间的游移，这种不确定性愈益增强了叙事的神秘性。倒是“冷艳如刀/白马飞驰/像一道道晶亮匕首/划破土地的血脉”这样的诗句，在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异的震撼中，能

够唤起某种现世的联想。长诗随处都弥漫着这样让人熟悉又让人陌生的氛围,这种氛围有利于让人想起既感到虚幻又不能忘却的世界上的事件和情节。

在长诗的开始,作者用“万劫不复的村庄”来指涉他所要讲述的世界。这熟悉的形容让人想起海子的诗句,从中可以推想不同诗人之间的情绪和感受的共振与契合。尽管他们表现的内容互有差异,但在扑朔迷离中委婉传达的对于现世的关怀却是相通的。在张然的诗中,虽然有很多神异的意象,但由于加入了诗人自身的生存领悟,那一切玄虚的所指,不期然地均有了现实感受的投影。例如这里对于“村庄”的阐释,它是神所诅咒的,神降罪于它,于是那里便“血与铁遍野横流”,一些美好的东西如槐花或竹子被毁灭,而倾听和凝视这一切的却是奇兀的形象——作为“一只冷箭竹的儿子”的“我”。全诗都弥漫着这种似有所指、让人联想却又是非现世的神秘感。

张然的这首长诗,在基本的东方神话的框架的叙述之中,结合着诗心的追求和考辨——诗在这里是理想和追求的象征,以及诗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体现出一种多层次的和立体的丰裕的内涵。由于多向度的意指,加上艺术表达上的神话特性,它的幻想的、非写实倾向,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始终处在朦胧的追寻之中,得到的都是没有结论的繁富。这也许竟是这部长诗预设的艺术效果。

就是说,这么绵长的一部长诗,它并没有清晰的可以串接下来的情节,贯彻始终的也只是几个“王子”、“公主”之类的符号性的人物,读者习惯的长篇史诗的叙事性因素在这里基本消失,而通篇几乎难以理清的冥想式的思绪,造就了《诗之路》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特殊氛围。

但是,也正是由于诗人把可贵的人生体悟以及现世的精神

经历嵌入神话的结构之中，使这部长诗在让人感到隔膜梦幻般的世界里，感到了真实人生的某种折光。诸如：“在公主娇嫩的眼里/东方哀鸿遍野/东方需要新的信仰”；“他们非常富有/但精神已空虚至极/要用万能的信仰/打破物质的墙”；“他现在终于明白/上帝就是一头巨兽”……这些诗句，虽然不是实有人生的描绘，但却传达出某种现实性思考的影子。这仿佛是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旷原之上，隐隐地飘来了一缕来自某间茅屋屋顶的柴草的烟，它让人感受到人类正在遥远的某处生存着和行进着。

它仿佛是漫无涯际的宇宙洪荒中的一道裂缝，透出了永恒的神秘之中的一线现世的光芒。在一些篇章中，例如特别在《新穗》这一章中，我们甚至感到了类似命运交响曲中的那种对于未来光明的召唤和礼颂。这是些看来不免沉闷的阅读之中让人产生激情的片断——“自由的渴望在鸟群/申诉飞翔的情感/地底爬山的大蟒/用身躯证实上主的虚无”；“这是精神的天国/它不豪华也缺乏自信/但它比物质更长久”。而最终，诗人明确无误地把他的欢乐和信仰归属于他心中至高无尚的诗：

人们的果园丰收
金黄的叶子落在地里
拾起一页页闪光
像一行行微妙的诗歌
传达人间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部长诗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旨。诗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崇高，当一切都迷失在不可分辨的混沌中的时候，诗的精灵正在永恒的时空中飘游。

序 二

李 怡

这是一部从头到尾都令人感到震撼的长诗——在没有展读之前，你或许难以想象其中竟会包容如此丰富的意象，罗马、长安、埃及、巴比伦、牛津、爱琴海、巴拿马、禹王、编钟、奥义书，东西方文化汇聚在这里冲洄激荡；茹毛饮血的初民、硝烟弥漫的城邦、依稀闪过的当代事件的影象，现实和历史在这里作大跨度的并置和焊接；幽暗的森林、猕猴与狒狒、蟒蛇和小鹿，海妖、冥王、婆罗门与上帝，幻觉、幻想和宗教信仰又将你的视野挤得满满当当。在读完全诗之后，你大概更不会料到，这首长达一万余行的史诗的作者竟是一位年仅 21 岁的青年！

事实上，你从中获得的又不仅仅只是这些繁复的意象，也不仅是这些意象所指涉的那一段遥远的历史，而是包裹、吞吐着它们的一种心灵的力量，这位年仅 21 岁、有着独特人生境遇与人生选择的青年诗人的心灵的力量。

透过那如雾一般朦胧又如宝石一般瑰丽的文字，我一度仿佛跋涉在大巴比伦王国崎岖的历史之路上。第一章“夜的灵光”拉开了史诗的序幕。“披着无花果叶子”的原始初民出没于昏聩的荒原，世界尚在半醒半昧之间，统摄人心的“神在异乡流浪”。“大者为王，强者成神”，这是蒙昧年代的历史真相。第二章“胡地传说”似写巴比伦王族在专制时代的生长。在樱桃绽放，羌笛横吹之中，诞生了巴比伦王子，他诞生“在三千祖母的包围中”，“血缘像绞链/牵引王子听祖母的三千个故事”。祖母是专制与传统的象征，她有着“虚伪的伎俩”。与此同时，巴比伦公主也“在杀伐

声中/渐渐长大成人”，在冥王，在海妖那里历经了次次的惊险，最后又变成小鹿，被囚禁在鹿苑里。王子和公主的童年都是这样的身不由己。第三章“灿烂武器的湖泊”是巴比伦王族战火弥天的记录。“持剑的武士杀人如麻”，“勇士们用武器砸碎敌人的舌头”，王子挥动大旗，“向健壮疾飞”。而公主却是“立在草原上的玉骨/向世间甜美地微笑/她和你一样/有苹果的柔软/冰糖的幼稚”，公主代表了巴比伦历史的另一面。第四章“无帆岛”仿佛是沉入了那“灿烂武器的湖泊”，在这如人类社会一般的水生世界里，也是一片杀戮的战场。“剑鱼挥动寒光宝剑/将比目鱼杀害”，“鱼类已不可和解/它们纠缠一起/杀声如沸”，“杀人最多的/是众鱼中的英雄”。这是对世界灾难的另一种观照。第五章“巨兽”又由水生世界转向陆上世界。这里兽类的生长与人类的生长彼此交错，互相对照，而人类，那“东方美好的人群/有驯养巨兽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野牛的命运/被东方人亲手改变/或许上帝真的消失了/抛弃宇宙真理”。如果说驯服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种“异端的哲学”，那么这样的“异端”恰恰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第六章“新穗”是史诗的尾声。战争和恐惧暂时结束，公主在微笑中降临，她抚平好战王子的创伤，“令战士们浮想上帝”。这是一个“草地丰美的年代”，宇宙的星光吹洗着东方人的黑头发，“公主设立了祭坛/为神开放光明/她恳请阳光再次降下”，人们又沐浴在信仰的恩泽之中，尽管那心灵深处的“无骸之狼”还若隐若现。

我惊叹巴比伦王族在诗人笔下竟出现了如此绚烂多彩、如此奇伟壮丽的历史画卷！因为，以我有限的知识我知道，关于巴比伦王族所发生的这一切并不见于任何史册，它们几乎都是源于诗人主观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所读过的现代史诗当中，大概是它最“偏激”地证明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定义：所有的历

史都不过是人的心灵史。

所谓巴比伦王族的历史原来就是诗作者张然的精神幻象，巴比伦王族的命运完全由诗人心灵的力量操纵。而那原始初民们的挣扎，那挥戈向前的王子，那设坛祭祀的公主，那自由自在的海妖，甚至君临天国的上帝都不过是诗人的心灵的辉光。

诗人告诉我们，他试图通过大巴比伦王族的命运演进来暗示人的心灵的变迁和诗的追寻，这正如史诗的标题所示——诗之路。这的确是诗人张然心灵深处的诗歌发生之路。那蒙昧的初民时代，那忽明忽暗的世界其实正是诗人心灵启蒙的映照；王子与公主的身不由己的童年，又道出了一颗怦怦跳动的诗心所承受的最初的世俗压力，而且就是这颗怀着童真的诗心，第一次对死亡发出了好奇的探询，对绝对的自由充满了向往。当然，他毕竟还有些稚嫩，脆弱，那么容易受伤，那么容易变形，而又无力挣脱别人的禁锢。或许他也正需要这么一点创痛，因为没有创痛也不足以唤起他人的注意和同情；然后，在世俗社会的仇恨和争斗之中，诗人自身的精神世界也开始了急速的生长，这生长从一开始就被两种不同的力量拉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王子式的凶狠勇猛和公主式的和平友善，世界要求诗人在这两个方向上来发展自己。随着心灵的成熟，诗人以自己的目光来观察世界、思考世界，他感慨世界的无序，也似乎从人对自然的背离中找到了一点解释，他也像公主一般的找到了自己的最初的信仰。

一部关于历史的纪实就这样被诗人暗转为一次对于主观心灵世界的描绘。

而且应当说，这是真正的关于诗与诗心的“纯粹”的描绘。

据我所知，诗人张然是一位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中的人。他已经有过两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著（那分别是他 19 岁和 20 岁的作品）。然而对于他本人而言，提及这两本著作主要还不是

为了炫耀，它们只是从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相反的事实：张然其实根本就拒绝学院式的教育。一位拒绝学院教育的青年，在完成一个典型的学院式课题的时候竟也能如此从容不迫，如此得心应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且，一位既然在精神高度上与学院式的思想可以平等对话的青年又为什么要拒绝学院教育呢？我曾经困惑不解。然而事实上，可笑的可能正是我自己，因为，在“后现代”文化（就算是中国式的吧）的今天，一位尚能沉醉在个人精神世界、拒绝制度化生存方式干扰的人，本身不就是值得珍惜的吗？目睹了张然这令人叹为观止的“诗之路”，我对他的生存方式竟有点“着迷”了！

张然诗心的“纯粹”还来自于他那令人几乎不敢相信的年龄，仅仅二十来岁。在诗的王国里，他显然还是一个孩子。特别是当他早早地就关上了通往世俗社会的“成熟”之门，安然陶醉在个人精神的天地里，他就更像是一位自得其乐、充满幻想又尚未长大的孩子了。难怪诗歌又叫做“东方的童话”。

童话，一个孩子讲的故事，这可能是所有文学品种里最具有神奇魔力的一类，因为孩子的心灵可以从种种的世俗规范中挣脱出来，自由翱翔在超功利的纯净的领域里，孩子的心灵才是最接近自然的，而自然是人类永远的诱惑和永远的神秘所在。没有谁的语言能够比孩子更自如地连接自然与人，连接幻想与现实，连接抽象与具象。在真正的属于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互相渗透”的。

童话不仅让张然为自己营造了一处超凡脱俗的境界，而且赋予了全诗崭新的语言意象和结构。进入这“诗之路”，你会惊叹诗人是如此娴熟地操纵着多人称的叙述，我、你、他、它、我们、你们、他们，所有的人称和所有的角色一样经常都处在可以互相置换的“含混”状态，“诗人就是国王”，“王子寻一位诗人”，而王子

又是国王的转世。你看，这多声部的“含混”让诗人自如地向每一个灵魂渗透。这里，丰富生动的意象经由诗人新奇玄奥的连接也变得格外的别致，如“龙是内心一种冲突”，“智慧像一头笨牛”，“历史是一张破碎的网”，“勇士们出击/快步向黑暗的本质走去/从本质的形式到形式的本质”，“上帝的双耳是雪做的/上帝的上帝是不融的传说”等等。诗人也能在如此庞大的史诗性的框架中随心所欲地调动从天到地，从海洋到陆地，从东方到西方的万千“信息”。甚至这些“信息”本身的某些内涵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们已经被诗人重新地组织了起来。在一个孩子通天彻地的大自在大幻觉中，所有的语汇都被擦拭一新，它们上下翻飞，熠熠生辉。

当童话思维能够真正地运转起来时，它就有这样的魅力，这样的魔力。

当然童话毕竟也只是童话，在成人世界的包围中，孩子那肆无忌惮的语言究竟能坚持多久，我仍然怀有隐隐的忧虑——我的意思是说，在成人世界的连续不断的挤压下，孩子能够支撑的力量毕竟是弱小的，孩子的“纯粹”固然让人着迷，但它也很容易破碎和消逝。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然的“诗之路”或许不应当中断于王子的疲惫与公主的孱弱的信仰中，它还可以直接探进那世俗的迷乱的但却是更真实的外面世界。如果王子和公主能够跨出巴比伦王国的领域作再一次的探险，那又可能是另一番诗的境界。

1996 年底于重庆

目 录

序一·····	谢 冕(1)
序二·····	李 怡(5)
第一章 夜的灵光·····	(1)
第二章 胡地传说·····	(35)
第三章 灿烂武器的湖泊·····	(105)
第四章 无帆岛·····	(168)
第五章 巨兽·····	(230)
第六章 新穗·····	(359)
后记·····	(372)
跋·····	赵国泰(374)

第一章 夜的灵光

我们 披着无花果叶子
坐在夜里 烛火弹跳
星座向大地点注冷冷清光
夜如此久长
神的封印在背上
终生难逃

灵魂飘荡入躯壳
虎长出龙牙
看那些诗歌的稻粱
美在内心激扬
如花 一朵早夭凋零的花
花蕊有愤怒的毒眼
泪水苏醒了
它是火的妻子
没有知觉的透明咸水

我们敲燧石、钻木取火
寒食节的夕阳
轻烟四散
在光芒下种草、看夕阳

胡人的女儿呀

冷艳如刀
白马飞驰
像一道道晶亮匕首
划破土地的血脉

世界 她正沉睡
丑恶的世界
她渐渐苏醒

当人们走下山坡
缓缓地白马入栏
愚氓吸烟 盘膝交谈
水雾笼罩昏蒙
远方的儿子回来了
老父母泪眼凝霜
篝火上一只死鹿
人们围着它跳个通宵

万劫不复的村庄
神把这里诅咒
神降罪恶给它
血与铁遍野横流

岁月是一只老鼠
逃避冰雪的惩罚
黑鬃如膏
雪的疼痛刻在玉发上

世界要用白雪铺垫
白雪含香 九里余馨
清晨的网结满鲜血
花儿飞逃出网

万劫不复的村庄
你的罪恶像一排银针
毁灭了香菇与槐花
吞灭了梅露和竹霜
打湿墙壁
谁在红笋里冷笑
我是一只冷箭竹的儿子
轻轻伏地聆听
敬仰着光辉的天籁

御河涨满了水
勇士拉弓射天边鸿雁
雁的眼 雁的眼
被锐器刺破
血滴降下软苓
勇士悄然逝去

御河飞水接天
我们的主人 听一声长啸
谁曾见夜晚山头积雪
太阳的肉披散毛发

月亮去了哪里？

月亮在哪里？人们
见一团紫球升天
告诉我 这是月亮吗？
那红鹦鹉 那绿蜘蛛
睁大它们的眼
啄桃 结网

勇士们出击
快步向黑暗的本质走去
从本质的形式到形式的本质
夜夜听见哑巴的嘶喊：
我 是龙
在爪子飞舞之前
尾巴上的长缨要飘动
我 是龙
在承认身分之前
寒光在牙尖闪耀

夜晚的怪事仿如幻境
它们是一串串老鼠悠悠不止
金风摇过三匹骏马
良辰如歌飞上龙角
我 是龙

海水 将梦乡推入青瓦